

20世纪50年代初,八千多名湘女踏上援疆之路,有力地推动了新疆建设发展,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,史称“八千湘女上天山”。如今,当年风华正茂的八千湘女,很多已不在人世,其余的也都是耄耋老人。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,我们启动八千湘女口述历史项目,真实记录“八千湘女”人生故事,再现她们忠诚报国的大爱情怀、敢于担当的顽强意志、甘于奉献的崇高境界。



扫一扫,
看八千湘女
的精彩人生。

12岁进疆与舞结缘,她被称为“西部沙漠的明珠”

口述/何梦道 文、图/唐异常 周子豪

湘女档案



何梦道,1938年出生于岳阳华容,1951年进疆,在新疆军区文工团舞蹈队工作。曾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四届至第八届政协委员。在新疆军区退休,现居乌鲁木齐。

我来到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

我是华容人,解放前夕,我上二年级的时候,全家迁到长沙水风井附近。那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,我就想,我要当解放军。

机会终于来了,1951年春,新疆军区招聘女兵。当时,我正在艺芳女中学习不久,就毅然放弃了上学,报名参军。

12岁的我参军了,我们从长沙坐火车到了西安,在西安培训了一个多月之后,换上了敞篷汽车,就向新疆进发。西进的路上十分荒凉,当然很苦很累,但领队的班长经常教我们唱歌、跳舞、说笑话,对我这个懵懵懂懂的小女孩来说,好像对苦和累没有太大的感觉,反而觉得十分新奇,十分惬意,于是很顺利地来到了哈密。

到了这里,我像是进入一个童话般的美妙世界。

1951年八一建军节前夕,我们的车队途经哈密,准备在哈密休息一天。为了欢迎解放军,在哈密的市中心响起了震撼人心的冬巴克(铁鼓)、唢呐、热瓦甫等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,欢快的旋律,强烈的节奏响彻云霄,各族男女老少伴着旋律,在尘土飞扬的平地上翩翩起舞,汇成一片歌舞的海洋。我不知不觉地跟着维吾尔族小姑娘的舞步动了起来,跳完一曲便紧紧地拥抱着。我沉醉在多姿多彩的舞蹈梦境中,如醉如痴。

几十年过去了,当回忆这段

场景,我依然十分兴奋。当时我简直是来到了一个过去难以想象的童话般的美妙世界。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我就迷上了维吾尔族舞蹈。

又走了近一个月,我们来到喀什二军军部驻地。到军部后,开始分配工作。一位首长说,小梦道,给大家跳个舞吧!我跳了一曲在行军途中班长教给我的蒙古舞。

跳完之后,首长们说:不错,你到文工团去。

我说:“不,我想开拖拉机,我要开拖拉机。”

大家都笑了:“你个子还没有拖拉机轮子高呢。服从分配,去文工团吧!”

“去文工团我要跳维吾尔族舞蹈。”就这样,我就与维吾尔舞蹈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每当村子里举行“麦西来甫”(维吾尔的民间歌舞集会),总会看到我的身影。我有时半夜起来练舞。一天夜晚,月明星稀,我边舞边看着自己的影子,正在自我陶醉的时候,同室的女友问道:“梦道,天还没亮呢,你起来干什么?”“练功呢。”“我看你是对舞蹈着了魔吧!”

正是由于我这样着了魔似的刻苦学习技艺,细心体会舞蹈的神韵,我14岁时演出的《小两口跑毛驴》《小苹果》一下轰动了南疆。

演出后嘴唇发乌,我吸氧后接着演

1958年,军区派我们组成演出队去后藏阿里演出。阿里距叶城有两千多公里,叶城到喀什还有260公里。那时没有通往阿里的公路,只有简易的通道。因为阿里在昆仑高原,空气稀薄,走走停停,我们整整走了一个星期才到达目的地。在路上经过“死人沟”达坂和几座高山,很多同志头痛、眼睛红肿、嘴唇发

青,只要一躺在地上,再起来就很困难。

到了阿里后,因空气稀薄我连走路都感到很吃力,更别说在舞台上跳舞了。我在演出小舞剧《盗仙草》和《朝鲜剑舞》后,脉搏跳到230多次,嘴唇发乌,赶忙到后台去吸氧气,然后接着演出。

1958年以前,新疆军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并没有完全分开,虽说建设兵团是生产队,军区是战斗队。但从组织上以及其他方面生产兵团还是归新疆军区管理,我们无论走到哪里,只要有兵团部队,我们就要为他们演出。那时兵团条件很差,很多战士住的是“地窝子”,我们也是住“地窝子”。那时我们睡的通铺,只要一熄灯,成群的老鼠在被子上跑来跑去,还不时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,使人无法安眠。

但我在新疆的工作与生活是充实的、快乐的。人们说:我像一只喜鹊一样,给军营和乡村带去了欢乐,人们不时可以听到我快乐的笑声。

几经波折,我终于去越南演出了

1960年,新疆军区文工团去非洲演出,其他人都走了,因为家庭出身问题,留了我在家。回到了我熟悉的南疆,与当地维吾尔族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娱乐。当时南疆的维吾尔族农民十分贫困,生活上条件极差,但我不仅在生活上和他们做了“五同”,在内心和情感的深处也做到了“五同”。

四个月的时间,我收集了一千多个民间舞蹈动作,学会了流传在民间的巫舞(维吾尔族称皮来舞)和狮舞。这些古老的舞蹈被我第一次发掘出来,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喜悦与希望,从那以后,我就经常下乡,走遍了天山南北

的各个角落。

1964年,新疆军区文工团去越南访问演出,我以为自己是可以去的,但名单里还是没有我的名字。我被安排去北京教顶替我的人,但舞蹈学的不仅仅是动作,我虽然把各种技巧毫无保留地教给了那位演员,但节目审查没有通过。后来再次审查演出决定还是由我来表演。表演结束后,他们表示同意我去越南。

这是我第一次受此荣誉,听后,异常激动!

这次越南演出非常成功。胡志明主席还接见了我们,并授予中国新疆文化艺术代表团“国家一级国旗勋章”,越南《人民报》评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“西部沙漠的一颗明珠”。

文化大革命期间,我被迫脱下军装,告别舞台,到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当工人。

1973年叶剑英元帅整顿军队,恢复了中断十多年的全军文艺汇演,总政指示,新疆军区文工团必须参加。赛福鼎主席看了军区的演员名单,问道:“何梦道呢?”“在西安当工人。”“立即打电话调回!”

接到让我火速回新疆的调令,我悲喜交加,百感交集。

这次全军文艺汇演非常成功,我创作并主演的《奶茶舞》轰动了整个舞坛,北京舞蹈学院、总政歌舞团等单位都来学习,八一电影制片厂还将《奶茶舞》拍成了艺术片《鹏程万里》。

从上千个舞蹈动作中,我编创出57套民族舞教材

随着改革春风吹来,我豪情满怀,大胆地释放我的艺术积累与潜能,创作并担任领舞的



何梦道在跳《奶茶舞》。

《奶茶舞》《葡萄架下》获得创作表演优秀奖,《奶茶舞》使我被评为全军优秀演员。它的成功代表着民族舞蹈的复苏,让我走到艺术生涯的顶峰。

我还在舞蹈教学方面做了一些工作。1964年领导就安排我为学员教民族舞。1981年组织上正式任命我为军区文工团舞蹈教员。我把长期在农村牧区收集的维吾尔、哈萨克、塔吉克这三大主要民族舞蹈,进行整理、汇集、分类、加工、改造、再创造,从上千个舞蹈动作中编创出了57套民族舞蹈基本训练教材。从1962年至2000年我为新疆军区歌舞团培养七批演员及各大专业艺术团体培养演员300余人,培养的业余文艺工作者不计其数。

1987年担任编导以来,我与丈夫刘玉喜合作创作、编排、导演了大量文艺作品,如《鼓舞》《刀郎舞》《漠之灵》《花海金杯》等舞蹈作品,先后荣获中国舞蹈艺术节及全军一、二、三等奖《天山彩虹》获文化部“新作品文华奖”。我先后四次立功,两次被评为新疆军区优秀共产党员,荣获“新疆军区三八红旗手”称号。

采访手记

她在维吾尔族舞蹈里,糅合了湖湘文化内涵

2012年7月,我们在乌鲁木齐采访了著名舞蹈家何梦道,她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四届至第八届政协委员。她的事迹,使我们深受鼓舞。她的丈夫刘玉喜说:“梦道的成功在于她潜心沉入到了基层,发掘与整理了新疆的维吾尔族舞蹈,并糅合了湖湘文化的内涵。这个成果不仅是她个人的,还是属于新疆,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,应该予以发扬光大。”

是的,何梦道面向基层,对理想、事业的执着追求,对年青一代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是很有意义的。

时隔十年,2022年8月24日我与何梦道通了电话,她的丈夫几年前已离世,现在她和儿子住在一起,生活平静而又充实。她为人乐观、低调,身体尚健,她说,晚年生活很幸福,一切顺其自然吧!

作者简介

唐异常,男,湖南长沙人,现年86岁,原新疆《和田日报》副总编辑。退休后回长沙定居,现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,已出版《双溪小镇人家》《双溪文钞》等著作。周子豪,去新疆采访时为大二学生。



2012年,何梦道(右二)和丈夫刘玉喜(右一)跟本文作者唐异常(左二)、周子豪(左一)在一起合影。